

HANYU FANGYAN DAXIANDI

# 汉语 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第一卷



# 汉语 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第二卷



HANYU  
FANGYAN  
DA  
CI  
DI  
AN

HANYUFANGYANDACIDIAN

# 汉语 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第三卷



HANYU FANGYANGYAN DAXIANDIAN

# 汉语 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第四卷



# 汉语 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第五卷



HANYU  
FANGYANG  
YANDACI  
DIAN

#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国·复旦大学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合作编纂

主 编 许宝华 宫田一郎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  
ISBN 7-101-00817-8

I.汉… II.①许… ②宫… III.汉语方言-方言词典 IV.H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179 号

责任编辑:王勉 郑仁甲

**汉语方言大词典**

(全五卷)

中国·复旦大学 合作编纂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

许宝华 宫田一郎 主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494<sup>3</sup>/<sub>4</sub> 印张·13 插页·17323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980.00 元

---

ISBN 7-101-00817-8/H·71

## 本书编纂人员名单

主 编 许宝华 宫田一郎

编 审 王厚德 史宝金 朱利英 许宝华  
沈士英 周 艺 钱仲德 董达武

撰 稿 马长庚 王益治 尤连荣 尤敦明  
史宝金 邢儒南 朱利英 任兰芳  
汤珍珠 许 焯 阮恒辉 杜高印  
杨剑桥 杨耀宗 李嘉耀 汪 正  
沈士英 沈瑞珏 陈忠敏 陈建中  
郁申芳 金永礼 金履孙 周 艺  
周德汉 赵承德 范 晓 俞光中  
唐功儒 姜守良 袁明纲 夏曾焘  
钱乃荣 钱凤官 钱仲德 徐川山  
高天如 凌云宝 黄 敏 章熙邦  
董达武 董淡云 程裕和 湛惟鯤  
游汝杰 颜逸明

资 料 韦碧琴 史 和 朱素英  
(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紀念

復旦大學成立九十周年

京都外國語大學創立五十周年

蘇步青



一九九五年五月

時年九十又三歲



1986年11月,《汉语方言大词典》主编许宝华(左)、官田一郎两位教授研讨工作时合影。



1991年12月,《汉语方言大词典》编写组成员合影。



1986年7月14日,复旦大学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签订《汉语方言大词典》合作编纂意向书。前排左起为谢希德校长、森田嘉一总长。



1988年11月4日,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和中华书局签订《汉语方言大词典》出版协议书。前排右起庄锡昌副校长、森田嘉一总长、陈金生副总编辑分别代表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中华书局签字。

# 李荣先生序

复旦大学教授许宝华研究方言、讲授方言课程三十余年，成绩显著。1986年起，主持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1991年完稿发排，近闻三校已毕，即将印行。编者索序，今就编者《〈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1993年XLII号）一文中所提以下二事，举例讨论，供读者参考。

用汉字记录方言，有用本字记录的，有用俗字记录的，有用同音字记录的，而且所用本字不尽一致，俗字和同音字也往往很多。

引用的文献例证有一部分为第二手资料，未及核查原著。

先说本字与俗字、同音字。这里举一个例子。“屋斜使正”说“𡩇”，字从代从牛。宣城梅膺祚《字彙》其兄序题万历乙卯，即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牛部云：

𡩇，作甸切，音薦，屋斜用𡩇。

会稽范寅《越谚》自叙题光绪四年，岁在戊寅，即1878年；光绪壬午（八年）谷应山房刊卷中25“𡩇屋”条据《字彙》，𡩇字音薦，训“屋歪使正”。

《鄞县通志》建国前编成，建国后出版《方言（二）》3067“𡩇屋”条也据《字彙》，𡩇字音薦，训“甬称屋斜倾，扶之使直曰𡩇”。

“𡩇屋”的说法见于上海与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福州有“𡩇厝”的说法，闽语屋说厝，𡩇厝相当于𡩇屋。𡩇字还见于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四川、贵州各处地方志等。

𡩇字不见于旧籍，作为一个俗字，流行的范围相当广，都是屋斜使正的意思。以常理推之，这种俗字往往有本字可考。𡩇字音薦，𡩇字的本字其实就是“薦”字。唐刘餗《隋唐嘉话》云：

今明堂始微于西南倾，工人以木于中廡之。武后不欲人见，因加为九龙盘乳之状。其圆盖上本施一金凤，至是改凤为珠，群龙捧之。（商务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卷中24）

唐李肇《国史补》云：

苏州重元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薦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主从之。僧每食毕，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榘其间。未逾月，阁柱悉正。（《学津讨原》本卷中17）

“于中廡之”的“廡”与“扶薦之功”的“薦”同音通用，要略加说明。宋跋本与项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霰韵“作见反”小韵都拿“廡”字开头，第二字才是“薦”字。并且纸韵池尔反小韵“廡”字都有子见反[=作见反]的又音。

亡友朱德熙《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云：

《说文》把“薦”解释成为会意字十分牵强。御王簠“薦”字作“廡”（《金文编》538页），应该是从皿廡声。可见“廡”字古有“薦”音，“薦”本是从艸廡声的形声字。（朱文原载《文

物》1972年第8期,今收入1995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54—59。)

薦字音义古籍与当代方言符合,有充分理由假设:肇屋之肇本字为薦。肇字虽然相当流行,到底是俗字,不是人所共知。记录方言往往无暇考求本字,“仓卒无其字”,就写个本地方言同音字。比方说,许宝华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217“计屋”条注“屋歪使正”,计字下加浪号,表示是本方言同音字。发音人尖团不分,[i]韵并到[i]韵,“薦计”两字(都是阴去)就成了同音字了。从实用方面说,俗字肇适用于明代以来文献与当代方言;本字薦适用于唐代以来文献与当代方言;计字的音只适用于少数当代方言,对上海市区老派方言就不适用了。

现在说到第二手资料的核对。前人引书有时删节过甚,读者使用时最好能检查出处。例如《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百衲本影印景祐本18;中华排印本1216大致相同)颜师古集注云:

孟康曰:“……兄弟妻相谓先后。……”师古曰:“先音苏见反,后音胡构反。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音轴里。”

杭世骏《续方言》卷上仅引“古谓之”以下,未引“先后”两字的音。《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百衲本影印黄善夫本2;中华排印本453音同)云:

邹诞生音先后并去声,即今妯娌也。

蒋斧藏本《唐韵》去声霰韵与候韵云:

[霰韵苏旬反]先,先后犹娣似[即娣姒]。又姓,出河[原误作何]东。又苏前反。

[候韵胡遘反]后,方言云先后犹娣姒。

《广韵》大致同《唐韵》,今不具引。如上文所引,《史记》邹诞生音,《汉书》颜师古音,《唐韵》,《广韵》,四者一致,“先后”训妯娌时,两字均去声;与“先”字广用平声,“后”字广用上声不同。

今关中许多方言,山西若干方言,妯娌都说先后。例如西安与万荣。

西安“先后”[çiã<sup>65</sup> xəu<sup>21</sup>],去声加<sup>21</sup>调,后者像轻声。

山西万荣“先后”[çiã<sup>33</sup> xəu<sup>0</sup>],去声加轻声。

西安与万荣“先”字去声,反映古音是去声;“后”字轻声,不能反映古调类。史汉旧音,唐宋韵书,均与当代方言一致。古籍与今音互证,可见引用《汉书》注不宜删去反切。

最后说到本词典的用途。首先当然是查考方言词语。其次,就语言工作者而言,本词典提供古今四方的语料,取精用弘,在乎读者,是为序。

李榕

在北京

1996年夏

## 谢希德先生序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二千多年来文化上的联系绵延未断,互相影响,取长补短,意义深远。

如今,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日两国人民在珍视传统友谊和文化联系的同时,正积极地从各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为实现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让现代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得更顺畅,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步及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共同的认识,复旦大学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决定合作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1986年7月,我同京都外国语大学理事长森田嘉一先生签署了合作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协议书。在主编许宝华教授、宫田一郎教授和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下,五易寒暑,《汉语方言大词典》已如期于1991年秋编纂成功。它收录古今南北汉语方言词汇20万余条,字数达1500余万,是迄今国内外第一部大型汉语方言辞书。

中国自古“五方之民言语不通”,方言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方言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汉语方言口语的纷繁歧异,还不同程度反映在古今各个时期的书面语中,从而成为后人阅读和研究历史文献的一个难点。所以从汉代开始,以扬雄《方言》为代表的方言研究就成为传统训诂学的一个分支。此后方言研究代不乏人,成果不少,但是始终未见有汇总性质的方言大词典。同时文化、科学发展到现代,方言研究已突破传统方言学以考释古籍为主旨的训诂学范围,而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和地方文学、民间文艺等的研究,以及对于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汉语规范化等实际工作均日益显示重要的作用。因此,《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成,也是两校对语言学和汉学的一个贡献。

中华书局是我国最权威的出版社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书稿不久将由它精心组织出版,这是我们深感高兴的。

复旦大学和京都外国语大学已从1992年5月开始建立正式校际关系。衷心祝愿两校的相互合作与文化交流事业,在今后的岁月里会有更大的发展,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谢希德

1992年6月于上海

## 森田嘉一先生序

日本和中国是亚洲两个邻近的大国，两国人民有二千多年的深厚友谊，世代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两国史籍均有记载。而今，以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为起点，二十年来的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日中两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二十一世纪，为谱写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的历史新篇章、在各个方面进行日益增多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了解中国及其文化，就必须阅读和研究汉语文献。而汉语自古就方言复杂，不仅各地口语“言语异声”，而且书面语也杂有方言土语，于是中国早在汉代就有了方言研究。其后，汉语的共同语虽然有日益扩大影响并整合方言的一面，但方言的分化和发展并未停止，异时异地文献资料中的方言成分仍在不断增加，成了后人阅读中国历代文献的一个障碍。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汉代以后的方言研究代不乏人，著述不断。今天，日中两国的学者合作编纂一部综合古今南北汉语方言词语的大型工具书——《汉语方言大词典》，供日中两国及世界各国的一般读者和学者随时查阅，这不仅对日中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发展亚洲的文化和学术也是一个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1986年7月，我作为京都外国语大学理事长，和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签署了两校合作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协议书。在中国语和方言研究专家宫田一郎教授、许宝华教授的精心组织和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五易寒暑，《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收录20万余条词目、总字数达1500余万字的大型辞书，已按计划于1991年9月编纂完成。

中华书局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优秀出版社。《汉语方言大词典》这部书稿将由中华书局作为重点书出版，对此我们深感高兴和荣幸。

以合作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发端，京都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六年来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两校经过友好协商，已于今年——1992年5月在京都签署了两校合作与交流的协议书。今年欣逢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二十周年，在这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两校签定协议，建立正式校际关系，似乎带有特别的喜庆色彩。

深信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础会日益巩固，两校以合作编纂《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开端的合作与交流，将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宏伟事业力尽绵薄，为建造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大厦添砖加瓦。

森田嘉一

1992年6月于京都  
(后附日文原文)

# 凡 例

## 条 目 安 排

一、本词典收录古今文献著作和现代汉语口语中的各类方言词语，不收纯属古代通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条目。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词语，也酌予收录：1. 古代是方言而现代已发展演变为通语的，仍作为古方言词收录；2. 古代是通语而现代已发展演变为方言的，作为今方言词收录；3. 普通话基础方言以外其他方言的方言词语，现虽已为普通话吸收的，仍作原方言的方言词语收录；4. 普通话里少说并且通常已为另外的词语所替代，但在方言里常说并带有一定方言色彩的，一般也作为方言词收录；5. 某些词语在方言和普通话中文字形式相同，但词义和用法不完全相同的，一般也作为方言词收录。

二、凡是同音同义而词形写法不同的单字条和首字不相同的多字条，均单独立目撰写，不采用“主条”和“附条”的方式处理。

三、凡首字和词义完全相同的二字组条目，无论第二个字是同音异形还是读音相近的字，都以使用频率高(资料卡片中出现次数多)的词目为主条，其他形式的词目为附条，附条一律用“也作‘××’”的形式附在主条之下，并在正文中另列词目。

四、三字组以上的多字条目，在字数相同的同一组条目下，如果词义完全相同，条目的前两个字完全相同，条目的第三字及其以后的字又是音同音近的，采用“也作‘×××’”、“也作‘××××’”等方式撰写，但不在正文中另列附条。凡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条目，仍各自独立撰写。

## 字 体 和 字 形

五、本词典所用字体，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其字形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六、条目领头单字的简化原则是以《简化字总表》中的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为准，凡可类推简化的繁体字都类推简化。凡偏旁类推的简化字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选用字，都作为正条收列，相应的繁体字和异体字用小号字加括号注于正文领头单字之后，但正文中一律不另列附见条，只在《笔画检字表》、《汉语拼音(附注音字母)索引》、《四角号码索引》中外加圆括号列出，以便检查。异体字一般不再类推简化，但其中少数字《简化字总表》第三表又作为繁体字类推简化的，则同时收列其类推简化字。引用古籍文句、人名或书篇名可能引起误解的，仍保留原来的繁体字或异体字。

七、有少数在古今辞书中都未收列或虽收列但音义不同的字，一律视作方言俗写字，原则上仍保留方言里的字形。



## 方言区域及系属

八、本词典根据方言词语的地域分布(限于资料来源所示),参照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汉语方言分布图及其说明,标注十八种方言系属。它们的顺序是:㊶东北官话、㊷北京官话、㊸冀鲁官话、㊹胶辽官话、㊺中原官话、㊻晋语、㊼兰银官话、㊽江淮官话、㊾西南官话、㊿官话、①徽语、②吴语、③湘语、④赣语、⑤客话、⑥粤语、⑦闽语、⑧平话。这里的“㊿官话”指福建南平等未分区的官话方言岛。元代以后以至现当代普通话基础方言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词语,如无明确的现代方言点可归靠时,也一律标为“官话”。其他尚未分区的方言,如“沅陵乡话”、“宁武土话”、“韶州土话”等,都根据实际名称标注为“乡话”、“土话”等,次序排在“平话”之后。

九、同一词目的同一义项下,标注方言系属和方言点的方法是:中央直辖市直标该城市名;省会及其以下的方言点,前面加标省名,并一律加标专名号。同一方言系属下如果有涉及几个省的许多方言点,省与省之间用句号隔开。同一方言系属又属同一省份的方言点,有时可列的很多,为节省篇幅,一般只选择列举有代表性的中心城市和若干个与中心城市语音较有差别的方言点。

十、没有相应的现代方言义项可归靠的词目,凡出自宋代和宋代以前文献著作的,就只标“古方言”或“古南方方言”、“古北方方言”;凡出自元代和元代以后直至现当代文献著作的,则根据作品产生和流传的地域、作品内容所涉及的人文地理等综合分析,斟酌加标适当的方言系属。

## 注 音

十一、每个单音词或领头单字的后面,均用汉语拼音方案和注音字母标注普通话的读音。如果单字有多个读音,则参照现有主要辞书并结合方言音义,选标能区别词义的主要常用的普通话读音。对现有主要辞书都未见收录的方言俗字,则根据各个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照规律标注折合音,并在其左上方加标“\*”号以示区别。

十二、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如来自现代方言口语的,绝大部分都用国际音标标注方言音,并加标调值或调类符号。所标调值,有的是本调,有的是连续变调后的实际调值,有的是本调与变调同时标注,皆据资料所示,未能统一。调值用数码表示,置于音标右上方,本调和变调之间用短横隔开;如遇轻声则在右上方标一小圆圈。对调值未详的,改用发圈法标明调类;如遇轻声则用在音节前加一小黑圆点的方法表示。个别方言中有文白异读或在连读时声母、韵母以至整个读音发生变化的情况,一般仍保留原始资料中的注音。少数方言词或某一方言点的读音未详的,暂付阙如。

十三、凡来自古今各类书面文献资料中的方言条目,如无现代方言口语读音可标的,都不标音。

十四、借自外国语和国内兄弟民族语的音译方言词,一般均在释义后附注所借自的语别。如能写出所借语词原有拼音的,也一并写出(限于拉丁字母)。